

SHERLOCK
HOLMES

原版插图
纪念版

[英] 柯南·道尔◎著

[英] 西德尼·佩吉特◎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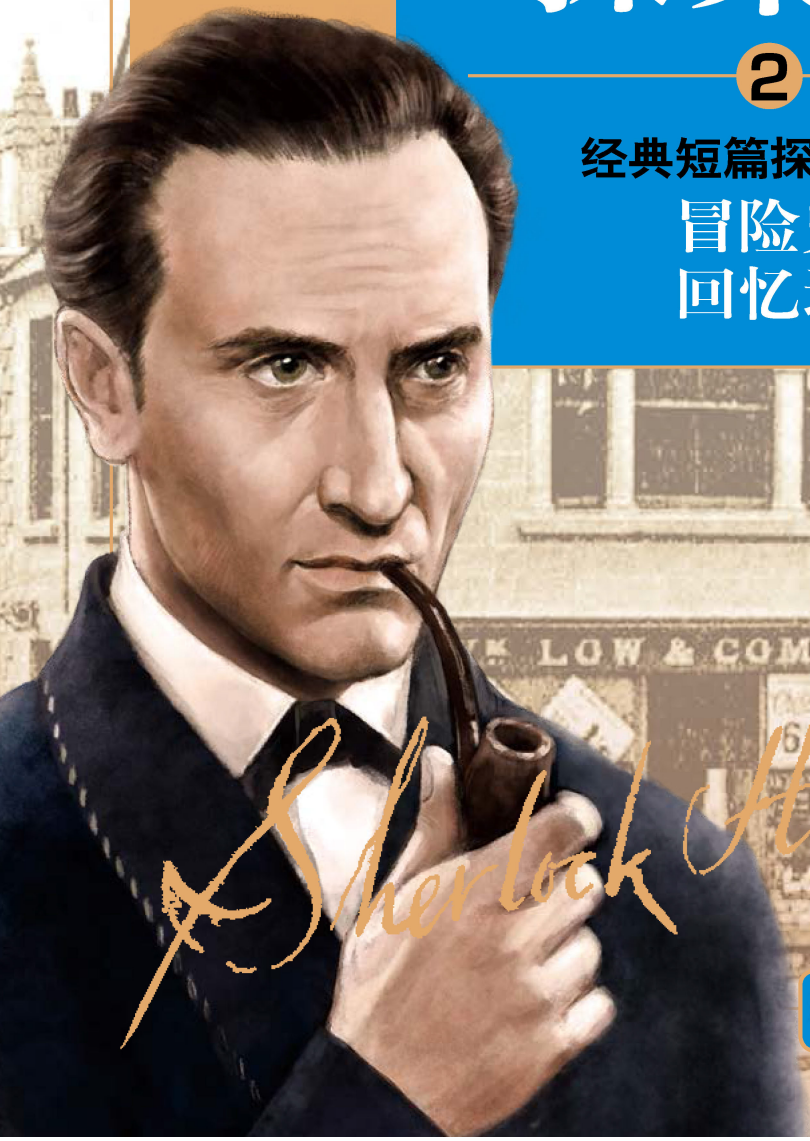
李 珏◎译

福尔摩斯 探案集

2

经典短篇探案故事

冒险史
回忆录



Sherlock Holmes

CHISO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原版插图纪念版

Sherlock Holmes

福尔摩斯探案集

2

经典短篇探案故事

冒险史
回忆录

[英] 柯南·道尔◎著
[英] 西德尼·佩吉特◎绘
李 珏◎译



CHISO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福尔摩斯探案集. 2 / (英) 柯南·道尔(Conan Doyle, A.) 著; 李珏译. — 乌鲁木齐: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2014.2
ISBN 978-7-5515-4310-1

I. ①福… II. ①柯… ②李… III. ①侦探小说—小说集—英国—现代 IV.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320644号



福尔摩斯探案集2 经典短篇探案故事

[英] 柯南·道尔 著 李珏 译

出版人: 徐江	策划: 许国萍
责任编辑: 贺艳华	校译: 甘铭 李莫 陈玉娇
美术编辑: 查璇 刘小珍	装帧设计:
法律顾问: 钟麟13201203567 (新疆国法律师事务所)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地址: 乌鲁木齐市北京北路29号 邮编: 830012

Http://www.qingshao.net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制: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17.25
版	次: 2014年6月第1版
印	次: 2014年6月第1次印刷
字	数: 255千字
印	数: 1—8000册
书	号: ISBN 978-7-5515-4310-1
定	价: 22.00元

制售盗版必究 举报查实奖励: 0991-7833932 版权保护办公室举报电话: 0991-7833927
销售热线: 010-84850495 84851485 如有印刷装订质量问题 印刷厂负责调换



冒险史

Adventures of Sherlock Holmes

1891年至1892年发表于《海滨杂志》(The Strand)



他刚刚冲到她身边，就大叫一声，倒在了地上。

《波希米亚丑闻》

冒险史

波希米亚丑闻	/	1
红发会	/	30
歪唇男人	/	55
蓝宝石案	/	80
斑点带子案	/	104
碧玉王冠	/	133
铜山毛榉案	/	157

回忆录

银焰马	/	185
马斯格雷夫的成人礼	/	213
希腊译员	/	231
最后一案	/	251



A Scandal in Bohemia

波希米亚丑闻

I



歇洛克·福尔摩斯始终称她为“那位女士”，我很少听他用其他称呼提起过她。在他眼里，她出类拔萃，令其他女性都黯然失色。这并不是因为他对艾琳·艾德勒有什么爱意，对于他沉着冷静、严谨精准的头脑来说，一切的情感，特别是爱情，都有些格格不入。我认为，他是世上最完美的一台观察和推理机器，但若作为一个爱人，他绝对无法胜任。他从不会提及那些温柔的情感，即使提到也是带着挖苦和嘲弄。这些情感是观察者揭开迷雾、寻找行为动机的绝好线索。然而，对训练有素的推理家来说，如果让这些凡尘琐事干扰自己精致严谨的头脑，就会使他们分散精力，进而怀疑自己的所有思考成果。精密仪器落入沙尘，或是高倍镜头产生裂纹，都不会比强烈的情感对他这样的性格有更大的干扰性了。尽管如此，在他那模糊的、不大确定的记忆中，还是留下一个女人，那就是我们之前遇到的艾琳·艾德勒。

我最近没怎么和福尔摩斯见面，自我结婚以后，我们之间的来往就不多了。我自己的巨大幸福感和成为一家之主的自豪感占据了我的全部精力，而

福尔摩斯还是那么豪放不羁，厌恶一切繁文缛节，他仍然住在贝克街我们以前的房子里，整天埋头于旧书堆中。这个星期他会吸食可卡因，昏昏沉沉；到了下个星期却又充满干劲、精力旺盛。如往常一样，他仍醉心于研究犯罪案例，以他卓越的才能和非凡的观察力找出线索，破解那些警察们早已放弃了谜团。

我不时隐约听到一些关于他工作的事情：被召到奥德萨（俄罗斯的一个港口城市）去处理“特雷波夫暗杀案”，去侦破亨可马里（斯里兰卡的一个港口城市）的“阿特金森兄弟惨案”，最终巧妙地圆满完成荷兰皇室委托的任务，等等。和其他读者一样，这些情况我也只是从报纸上读到的，除此之外，这位老朋友的其他近况我就不太清楚了。

1888年3月20日的晚上，我在出诊回来的途中——我又开业行医了——经过贝克街，看到了那扇我熟悉的公寓大门，在我心中，它总跟“血字的研究”一案里的神秘事件以及后来我的求婚联系在一起。我突然热切地想见见福尔摩斯，和他聊聊他正全力要侦破的案子。他的屋里灯光大亮，我抬起头，看见他映在窗帘上瘦高的侧影闪过两次，在窗帘上投下黑色剪影。他低垂着头，背着手，在屋里急急地踱步徘徊。我太了解他的各种习惯和情绪了，一看他这样的举动和状态，就知道他又在工作了。他已经从服药后的昏睡中醒来，正积极地寻找新问题的线索呢。我按响门铃，走进了这间曾经我也有份的房子。

见到我，他的样子并不像平常那样热情洋溢，但我想他看到我还是很高兴的。他没怎么说话，但是目光亲切，招呼我到扶手椅上坐下，扔过来他的雪茄烟盒，又指了指放在角落里的酒瓶和苏打水罐。然后，他站在壁炉前看着我，眼神还是那么特别，仿佛若有所思。

“你很适合结婚。”他说，“华生，我想自从我们上次见面以来，你的体重增加了七磅半。”

“七磅！”我回答。

“确实，我可能是多估计了一点儿，不过也就是那么一点点吧。华生，据我



的观察，你又干回老本行给人看病了吧，这你可没告诉过我。”

“那你是怎么知道的？”

“我看出来的，推断出来的。要不我怎么知道你最近挨过雨淋，还有一位特别笨手笨脚、粗心大意的女仆呢？”

“我的天哪，福尔摩斯！”

我叫道，“你太厉害了。要是活在几个世纪以前，你一定会被当作巫师烧死的。确实，我星期四还是走路到乡下去了，回来时还被淋成了落汤鸡。可是我已经换了衣服呀，真想象不出你是怎样推断出这些来的。至于我的女仆玛丽·简，她真是无可救药，我妻子

已经警告过她了。但我还是搞不懂你是怎样推断出来的。”

福尔摩斯哧哧地笑起来，搓了搓他那双细长、紧张的双手。

“这事其实很简单，”他说，“我看到你左脚那只鞋的里侧，就是炉火照亮的地方，鞋面上有六道几乎平行的刮痕，很明显是有个粗心的人为了弄掉沾在鞋底边上的干硬泥巴而刮伤的。因此，你看，我就这样推断出了两个结论：你曾经在天气糟糕的时候出去过，你鞋上那特别难看的刮痕是让笨手笨脚的伦敦女仆给弄的。至于行医的事情嘛，如果一位先生走进我的屋子，身上有碘仿的气味，右手食指上有硝酸银的黑色斑点，礼帽右侧还鼓出来一块，表明他在那儿放过听诊器，那么，如果我还看不出他是个积极行医的人，我可就真够笨的了。”

听到他如此轻松地解释整个推理的过程，我不禁笑了起来。“听你讲这

些推理时，”我说，“好像事情总是那么简单，甚至连我都能办到。但在你解释这一系列推理过程之前，我总是感到迷惑不解。不过，我还是觉得我的眼力并不比你差！”

“是这样的，”福尔摩斯点燃了一支香烟，跌坐进扶手椅里，说道，“你是在‘看’而没有‘观察’。这两者是有明显区别的。比如说，你经常看到从下面大厅到这间屋子的楼梯，是吧？”

“经常看到。”

“有多少次了？”

“嗯，几百次了吧。”

“有多少级台阶？”

“多少级？不知道。”

“就是这样！虽然你看到了，但没有仔细观察，这就是我要说的意思。我知道一共有十七级台阶，因为我不但看到了，还观察了它们。顺便说一句，既然你对这些小问题有兴趣，而且善于记录下我的一两个小案子，也许你会对这个东西感兴趣的。”他把桌子上一直打开着的一张厚厚的粉红色便笺纸扔了过来。“这是邮差今天刚送来的，”他说，“你来念一下吧。”

纸上没有日期，也没有署名和地址。上面写着：

有位先生有要事欲与您磋商，将于今晚7点45分前来拜访。
您最近为欧洲一王室的效力表明，足可信赖您承办机要大事。您的名声远扬，四海皆知。届时将与您在住处会面，来人如戴面具，请勿介意。

“这事可真神秘，”我说，“你觉得这是怎么回事？”

“我还没有任何资料。没得到证据就进行推论，那可是大错特错的。那样的话，人会不自觉地歪曲事实来验证推理，而不是让推论符合事实。但从这张便条本身，你能推断出什么来吗？”



我又仔细查看了那张纸和上面的笔迹。“写便条的人应该挺有钱，”我努力模仿着福尔摩斯的推理过程，“这种纸纸质异常坚韧，没有半克朗是买不下一打来的。”

“异常——说得很对，”福尔摩斯说，“这根本不是英国产的纸。你把它对着灯光照照看。”

灯光下，我发现有一些字母出现在纸纹中：一个大写的“E”，一个小写的“g”，一个大写的“P”，还有一个大写的“G”和一个小写的“t”。

“你觉得怎么样？”福尔摩斯问。

“这肯定是造纸商的名字，或者是名字的字母组合。”

“才不是呢。大写‘G’加上小写‘t’是德语‘公司（Gesellschaft）’这个词的缩写，就好像‘Co.’是英语中‘公司’这个词的缩写一样。而‘P’是德语‘纸（Papier）’这个词的头一个字母。现在看看‘Eg’是什么意思，咱们来查查《大陆地名辞典》吧。”说着，他从书架上搬下厚重的辞典卷宗，“英格（Egglow），英格利（Egglonitz）——在这儿呢，英格利亚（Egria）。这是一个德语国家，它在波希米亚（现今捷克的一部分），离卡尔斯巴德不远。书上说它‘以名将华伦斯坦卒于此地而闻名，同时也以玻璃工厂和造纸厂林立而著称’。哈，哈，伙计，你看出点儿名堂没有？”福尔摩斯的眼睛闪闪发光，得意地喷出一大口蓝色烟雾。

“这纸是在波希米亚制造的。”我说。

“没错。而且写纸条的是个德国人。你有没有注意到他奇怪的句子结构？



法国人或俄国人是不会这样写的，只有德国人才这样乱用动词。所以，现在有待查明的是这位用波希米亚纸写信，还要戴面具才来见面的德国人到底想干什么……要是我没弄错的话，看，他现在就来告诉我们答案了。”

就在他说话的时候，一阵急促的马蹄声和车轮摩擦路缘的声音响了起来，接着有人猛按门铃。福尔摩斯吹了一下口哨。

“听声响是两匹马。”他说。“没错，”他朝窗外瞥了一眼，又接着说，“一辆可爱的小马车和一对漂亮的马，每匹值一百五十基尼（英国旧时金币名）。华生，要是没有什么出入的话，这个案子可有的是钱啊！”

“我想我最好先离开，福尔摩斯。”

“千万别走，医生，你就待在这里。我要是没有自己的记录官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这个案子肯定很有意思，错过它那可就太可惜了。”

“可是你的委托人——”

“别管他。我也许会需要你的帮助，他可能也需要。他来啦。你就坐在椅子上，医生，仔细地观察我们吧。”

我们听到一阵缓慢而沉重的脚步声。先是在楼梯上，然后在过道里，最后在门口戛然而止。接着，响起了一阵响亮而笃定的敲门声。

“请进！”福尔摩斯说。

一个身高至少有六英尺六英寸的人走了进来，他胸宽体健，衣着华丽，但在英国人看来，他的衣着未免过于富丽堂皇，反而显得有些庸俗。他的袖子和双排扣大衣前襟都有厚实的俄国羔皮





镶边，肩上披的深蓝色斗篷有火红丝制衬里，领口别着用单颗绿宝石镶嵌的胸针。他的脚上是一双高到小腿肚的皮靴，靴口上镶有深棕色毛皮。这整套打扮使他粗俗奢华的形象更加令人印象深刻。他手里拿着一顶大檐帽，头上戴着黑色面具，遮住了颧骨以上的大半张脸。显然他刚刚整理过面具，因为进屋时，他的手还停留在面具上。从露出来的下半张脸看，他的嘴唇厚而下垂，下巴长而直，像是个性格固执而坚定的人。

“你收到我写的条子了吗？”他问道，声音低沉沙哑，带着浓重的德国口音，“我说了要来拜访你。”他一会儿看看福尔摩斯，一会儿看看我，好像拿不准要跟谁说话。

“请坐，”福尔摩斯说，“这位是我的朋友和同事——华生医生。他有时会协助我办案。请问您贵姓？”

“你可以称呼我冯·克拉姆伯爵。我是波希米亚贵族。我希望这位先生——你的朋友，是位值得尊敬而谨慎的人，是可以将极为重要的事托付的人。否则，我宁愿只和你一个人谈。”

我起身要走，可福尔摩斯抓住我的手腕，把我推回到椅子上。“要么和我们两个谈，要么就不谈了。”他对来者说，“任何您可以跟我谈的话都可以在这位先生面前讲。”

伯爵耸了耸他的宽肩膀，说：“那我要先和二位先生约定，这件事在两年内要绝对保密，两年后就无关紧要了。现在这事的重要性也许可以影响整个欧洲历史，这样说一点儿都不过分。”

“我保证不泄密。”福尔摩斯答道。

“我也是。”

“请别介意我的面具，”这位奇怪的来客接着说，“委托我的那位尊贵的先生不想我透露身份，而且说实话，我刚才说的那个头衔也不是自己的真实身份。”

“这我知道。”福尔摩斯冷淡地答道。

“事情有点儿棘手。我们得竭尽全力，以防这事变成一个大丑闻，这会



他以一种绝望的姿态把面具从脸上扯掉，摔到地上。



严重连累某个欧洲王族。说明白点儿，这件事会使伟大的奥姆斯坦家族，也就是波希米亚的世袭国王受到牵连。”

“这我也知道。”福尔摩斯嘟囔着坐到扶手椅里，闭上了眼睛。

我们的客人瞥了一眼懒洋洋、无精打采的福尔摩斯，显然有些吃惊，因为他听说过的福尔摩斯无疑是欧洲最有活力的高效侦探，他对问题的推理也最为透彻。福尔摩斯慢慢地重新睁开眼睛，不耐烦地看着这位身材魁梧的委托人。

“陛下，要是您能屈尊将案情阐明的话，”他说，“我才能更好地为您效劳。”

那人一下子从椅子上跳起来，激动得无法自制地在屋子里踱来踱去。接着，他以一种绝望的姿态把面具从脸上扯掉，摔到地上。“你说对了！”他大声喊道，“我就是国王，我干吗要隐瞒呢？”

“没错，为什么？”福尔摩斯喃喃地说，“陛下还没开口，我就知道我是在跟谁谈话。您就是卡斯尔-费尔斯坦大公，波希米亚的世袭国王——威廉·戈特赖希·西吉斯蒙德·冯·奥姆斯坦。”

“但是你应该可以理解，”我们这位古怪的来客又坐下了，抬手拂过他白皙的高高的额头，说，“你应该理解我不习惯亲自办这种事的。可是这事挺难办的，如果我找个代理人来，自己就会失去主动。我隐姓埋名从布拉格来到这儿，就是为了征求你的意见。”

“那就请谈吧。”福尔摩斯说着又把眼睛闭上了。

“简单地说，事情是这样的：大约五年前，我在华沙长期访问期间，认识了著名的女冒险家艾琳·艾德勒。你肯定很熟悉这个名字的。”

“医生，请你在我的资料索引中找到艾琳·艾德勒这个人。”福尔摩斯低声说。他并没有睁开眼睛。多年来，他把所有有关人物和事物的材料都贴上标签备查，形成了自己的资料系统，因此，要想查出一个人或一件事的情况来，那是很容易的。有关艾琳·艾德勒的材料，就夹在一个犹太拉比和一个写过深海鱼专题论文的参谋官的材料中间。

“啊，让我瞧瞧，”福尔摩斯说，“嗯！1858年生于新泽西州。女低音——嗯！意大利斯卡拉歌剧院——嗯！华沙皇家歌剧院首席女歌唱家——是的！已经不再登台了……住在伦敦——确实如此！据我理解，陛下和这位年轻女士有牵连。您给她写过几封密信，现在急于想把那些信要回来。”

“完全正确。但是怎么才能……”

“您和她秘密结婚了？”

“没有。”

“没有法律文件或证明吗？”

“没有。”

“那我就明白了，陛下，如果这位年轻女士想用信来勒索您或达到其他目的，她怎么能证明这些信就是真的呢？”

“信上有我的笔迹。”

“呸！伪造的。”

“用的是我的私人信笺。”

“偷的。”

“盖着我自己的印章。”

“仿造的。”

“我的照片。”

“买的。”

“我们两人都在这张照片里。”

“噢，天哪！那就糟了。陛下您真是太草率了。”

“我当时太疯狂了——疯了。”

“您的确严重危及了您的名誉。”

“当时我只是个王储，还很年轻，现在我也才刚三十岁。”

“必须取回那张照片。”

“我们已经试过，但是失败了。”

“陛下必须出钱把照片买回来。”



“她不会卖的。”

“那么就偷吧。”

“我们已经试过五次了。我两次雇人搜遍了她的住处。她旅行时我们调换过行李。还有两次在半路拦截她。可是都一无所获。”

“连照片的影子也没看见？”

“没有任何蛛丝马迹。”

福尔摩斯笑了：“这只是个小问题而已。”

“但对我来说是个严重的大问题。”国王满腹不满。

“确实很严重。那她打算拿这张照片做什么？”

“把我毁掉。”

“怎么讲？”

“我快要结婚了。”

“我听说了。”

“我将和斯堪的纳维亚国王的二公主克洛蒂尔德·洛特曼·冯·塞克斯-迈宁根结婚。你可能也知道，他们的家族有很多规矩，她本身又是一个极为敏感的人。只要她对我的行为有一丝怀疑，就会让婚事告吹的。”

“那艾琳·艾德勒呢？”

“她威胁过要把照片寄给他们，她一定会的。我知道她会。你不了解她，她的性格坚如钢铁。她有女人最美艳的容颜，又有男人最刚毅的心。只要我和另一个女人结婚，她是什么事都做得出来的。”

“您肯定她还没把照片寄出去吗？”

“我肯定。”

“为什么？”

“因为她说要在婚约公之于众的那一天寄出去，就是下周一。”

“噢，那我们还有三天时间，”福尔摩斯说着，打了一个哈欠，“这样正好，因为现在我手头还有一两件重要的事要办。陛下目前肯定是要暂住在伦敦了？”